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十)

哈 代 著
杜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十)

哈 杜
代 街
著 譯

譯 世 界 書 局 著

目次

第三部

人物

..... 一〇二五

第一幕

..... 一〇四七

第一景

尼門河兩岸，科夫諾附近..... 一〇四七

第二景

桑達·馬爾達之淺灘，薩拉曼加..... 一〇六〇

第三景

薩拉曼加之戰場..... 一〇七〇

第四景

波羅諦諾之戰場..... 一〇八六

第五景

同上..... 一〇九九

第六景

莫斯科..... 一一〇六

第七景 同上 城外……………一一一

第八景 同上 克侖林宮中……………一一九

第九景 從斯莫連斯科到立陶宛的大路……………一一三〇

第十景 貝雷西那河上的橋……………一一三九

第十一景 斯莫爾戈尼和威爾那之間的廣原……………一一四五

第十二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一一五五

第二幕……………一一七一

第一景 維多利亞平原……………一一七一

第二景 同上 在布愛勃拉的山峯上面……………一一七九

第三景 同上 城外的大路……………一一八六

第四景 在伏克薩爾花園中的紀念會……………一一九四

第二幕……………一二〇九

第一景 萊普齊希 在路伊德尼茲近郊的拿破侖司令部……………一二〇九

第二景 同上 城市和戰場……………一二二七

第三景 同上 從普萊森堡的塔上……………一二三四

第四景 同上 在通堡風磨邊……………一二四四

第五景 同上 蘭斯泰特門附近的一條街道……………一二四九

第六景 比里尼山鄉 尼委爾河附近……………一二六二

第四幕……………一二七五

第一景 萊茵河上游……………一二七五

第二景 巴黎 丟伊勒里宮……………一二七九

第三景 同上 皇后的房間……………一二八九

第四景 封泰納勃羅 宮中的一個房間……………一三〇九

第五景 巴維尼 不列顛軍營……………一三三二

第六景 阿維尼雍近郊的一條大路……………一三三五

第七景 馬爾邁叢 約瑟芬皇后的臥房……………一三四六

第八景 倫敦 歌劇院……………一三五八

第五幕……………一三七一

第一景 愛爾巴 碼頭 波多·菲拉約……………一三七一

第二景 維也納 皇宮……………一三七九

第三景 拉·繆爾 格勒諾勃爾附近……………一三九三

第四景 欣勃命宮……………一四〇二

第五景 倫敦 舊下議院……………一四二〇

第六景 威賽克斯 德諾佛草原 凱斯特勃里支……………一四四〇

第六幕……………一四五—

第一景 比利時邊疆……………一四五—

| | | |
|-----|-------------------|------|
| 第二景 | 布魯塞爾的一座舞廳 | 一四五六 |
| 第三景 | 沙爾羅瓦，拿破命的司令部 | 一四八五 |
| 第四景 | 一間臨視着布魯塞爾的一條大街的房間 | 一四九八 |
| 第五景 | 里尼戰場 | 一五〇七 |
| 第六景 | 加特爾·勃拉戰場 | 一五二〇 |
| 第七景 | 布魯塞爾 皇家方場 | 一五三一 |
| 第八景 | 通滑鐵盧的道路 | 一五三九 |
| 第七幕 | | 一五五二 |
| 第一景 | 滑鐵盧戰場 | 一五五三 |
| 第二景 | 同上 法蘭西陣地 | 一五六三 |
| 第三景 | 聖朗貝爾教堂山 | 一五七九 |
| 第四景 | 滑鐵盧戰場 英吉利陣地 | 一五八三 |

| | | | |
|-----|------|--------------|------|
| 第五景 | 同上 | 聖若望山附近的婦女的營帳 | 一六〇二 |
| 第六景 | 同上 | 法蘭西陣地 | 一六一〇 |
| 第七景 | 同上 | 英吉利陣地 | 一六二二 |
| 第八景 | 同上 | 不久之後 | 一六三九 |
| 第九景 | 波需叢林 | | 一六六九 |
| 後景 | 上界 | | 一六七九 |

一 精靈之屬

〔古年歲之精靈〕

〔年歲之精靈的合唱隊〕

〔憐憫之精靈〕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

〔災禍之精靈與譏刺之精靈〕

〔災禍之精靈與譏刺之精靈的合唱隊〕

〔謠言之精靈〕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

統治者

大地之魂

諸傳書使者

諸司書使者

二 凡人之屬

男性

攝政王

諸王族公爵

里支蒙德公爵

波福特公爵

里佛坡爾，首相大臣

凱漱雷，外交部秘書

凡西塔特，財政部大臣

帕爾麥斯登，軍政部秘書

彭森貝

勃德特，

恢特布雷德，

鐵爾奈，羅密尼，

反對派方面的

其他議會議員

二隨員

一 外交家

諸大使，大臣，貴族，及其他縉紳和官吏

惠靈登

曷克斯布里奇

庇克登

希爾

克林登

科爾維爾

科爾

貝雷斯福德

派克與堪布特

比音

維維安

威·彭森貝，凡德勒，科爾肯·格蘭特，梅特蘭，亞丹，與西·哈爾克特

格雷漢，勒·馬爾桑，貝肯漢，與斯塔普爾登·科登爵士

威·德·蘭西爵士

菲茨羅伊·桑麥塞特

弗雷塞，亨·霍爾凱特，科爾邦，堪美命，赫普朋，撒爾登爵士，西·堪貝爾諸總兵

尼爾·堪貝爾爵士

亞力山大·戈登爵士，布里奇曼，泰勒，及其他副官

茂賽隊長

其他將軍，總兵，與各級軍官

諸驛使

一輕騎兵軍曹

另一軍曹

一第十五隊驃騎兵軍曹

一哨兵，諸司運輸馬匹者

一軍官的僕役

其他不列顛軍隊裏的非正式的軍官與兵卒

英吉利軍隊

威·蓋爾爵士，威爾斯親王的內廷掌管

萊格先生，威賽克斯紳士

另一紳士

德諾佛之牧師

德拉梅齊尼先生與其他歌劇公司主人

羅西野先生，一跳舞家

倫敦公民

一村夫與一自耕農

一郵務司

市民，音樂師，村夫，等等

布倫斯威克公爵

奧侖治親王

阿爾登伯爵

逢·奧麥特達,巴林,杜普拉特,與其他國王的日耳曼軍隊諸軍官

貝爾朋歇,貝斯特,基爾曼塞格,溫克,與其他漢諾佛軍官

比蘭特,與其他荷蘭·比利時軍軍官

若干驃騎兵

國王的日耳曼,漢諾佛,布侖斯威克,荷蘭·比利時軍隊

凡·卡貝侖男爵,比利時政府祕書

阿侖堡公爵與德·烏爾賽爾公爵

布魯塞爾市長

布魯塞爾的公民與游民

拿破侖·波納巴特

約瑟夫·波納巴特

什羅麥·波納巴特

羅馬王

歐什尼·波阿爾奈

剛巴西萊斯,拿破侖之大丞相

達萊朗

戈蘭果爾

德·波賽

繆拉,拿破里王

蘇爾,拿破侖的參謀長

奈伊

達符

馬爾蒙

貝爾底葉

貝爾特朗

貝西野爾

奧什羅，馬克多納爾德，羅里斯東，康勃朗

烏底諾，弗里盎，雷伊，德·愛爾隆，德魯奧，維克多，波尼亞託夫斯基，茹爾丹，與其他拿破侖軍隊

中的大將，將軍，及軍官

拉普，莫爾諦野，拉里波瓦西野爾

凱勒曼與密羅

法佛里野，馬爾波，馬萊，艾麥斯，及其他諸總兵

法蘭西副官與驛使

德·加尼西，羅馬王之洗馬官

萊薩爾指揮官

另一指揮官

布西，一傳令軍官

皇家衛隊及其他的兵士

諸散兵；一瘋狂的兵士

法蘭西軍隊

奧羅，布爾多瓦，與伊凡，醫士

梅奈伐爾，拿破侖之私人祕書

德·蒙特隆，拿破侖之一密探

其他拿破侖之祕書

赫斯當，拿破命之僕役

魯斯當，拿破命之奴僕

二馭者

一旅客

諸內廷掌管與諸隨從

丟伊勒里宮之諸僕役

法蘭西公民與市民

普魯士王

勃呂歇爾

繆夫林，惠靈登之普魯士隨員

格奈塞腦

齊登

布羅夫

克萊斯特，斯太因美茲，提勒曼，法爾肯霍森

其他普魯士將軍與軍官

一法蘭西軍中之普魯士俘虜

普魯士軍隊

弗蘭西斯，奧地利皇帝

梅特涅，首相兼外交大臣

哈登堡

奈泊格

希伐爾真堡，大元帥

美爾菲爾特，克萊腦，赫塞·宏堡，與其他奧地利將軍

維也納諸貴人與要人

奧地利軍隊

俄羅斯亞力山大皇帝

奈塞爾羅德

庫圖淑夫

奔尼格森

巴爾克萊·德·託里，多赫託羅夫，巴格拉欣，普拉託夫，契查戈夫，米羅拉多維支，與其他俄羅

斯將軍

羅斯託普欽，莫斯科市長

丘伐羅夫，一欽差

庫圖淑夫部下之一俄羅斯軍官

俄羅斯軍隊

莫斯科公民

阿拉伐，惠靈登之西班牙隨員

西班牙與葡萄牙軍官

西班牙與葡萄牙軍隊

西班牙公民

歐羅巴諸小國國王與親王

萊普齊希公民

女性

凱羅林，威爾斯郡主

約克公爵夫人

里治蒙德公爵夫人

波福特公爵夫人

赫·達林普爾夫人

德·蘭西夫人

查羅特·堪貝爾女士

安娜·漢密爾登小姐

一青年女士與她的母親

達爾比亞克夫人，一總兵之妻

普列斯科特夫人，一隊長之妻

其他英吉利貴婦與命婦

格拉西尼夫人與其她歌劇場諸女士

阿覺里尼夫人，一跳舞家

諸村婦

諸兵士之妻與情人

一兵士之女

瑪麗·路易絲皇后

奧地利皇后

拿波里的瑪麗亞·卡羅里那

奧登斯王后

萊鐵蒂亞，波納巴特夫人

保林公主

蒙德伯羅公爵夫人

蒙得斯鳩伯爵夫人

勃里諾爾伯爵夫人

瑪麗·路易絲的其她隨侍命婦

廢后約瑟芬

約瑟芬之隨侍命婦

另一法蘭西命婦

諸法蘭西市場上的婦女

一西班牙命婦

法蘭西與西班牙之諸蕩婦

大陸公民之妻

諸隨軍婦女

第一幕

第一景

尼門河兩岸，科夫諾附近

前景是從薄暮的灰霧中所望見的一座在不平的高原上的山崗。在左邊後面的地方是灰黑的維爾科夫斯基的樹林，在右邊是一條大河的模糊的水光。

有一件形狀不定的，移動着的，朦朧的東西，從山崗下面的樹林裏顯現出來，這便是拿破侖的侵入俄羅斯的大軍的中隊，包含着烏底諾，奈伊，和達符的軍隊，以及皇家衛隊。這中隊以及右翼和左翼，人數總共將近五十萬，全都出發向莫斯科開去。皇帝自己是停留在山頂上。

當最後面的隊伍也來到了的時候，拿破侖就帶着阿克賽爾將軍和一兩位其他的軍官，騎着

馬，走在頭上，到河邊去察看着，拿破侖的馬顛跌了一下，把他摔了下來。不等別人來幫忙，他已經自己站起身。

年歲之精靈（向拿破侖）

皇帝，這一種預兆是非常不吉利的；
古羅馬人碰到這個，就馬上會收兵！

拿破侖

這樣無禮的在我的想像中響着的，
究竟是誰的聲音呀？

阿克賽爾與其他的人

我們全沒說話。

拿破侖

希望這預兆對說話的人是靈驗的！

〔他從新騎上馬去。〕

當那些察看者又回到了前景中的時候，那許多盛大的軍隊是靜靜的站在那裏，圍成了許多圓形，每一隊都有隊長站在中間，手裏拿着紙。他們從那張紙上讀着一篇宣言。他們感動的顫抖着，像被風震動着的樹葉子一樣。拿破侖和他的隨侍軍官們從新走上那小山去；他自己也往向身邊的人作着同樣的演說，同時也聽到別人在說着跟他自己一樣的話。

拿破侖

兵士們，猛烈的戰爭又近在眼前了；
我們和俄羅斯在鐵爾西特約定的，
專爲對付英吉利的永久攻守同盟，
現在是給破壞得沒有可能補救了，

而這事情卻又完全是他們的過錯。
俄羅斯是必然的要採取最後行動，
他們狂喊着要把命運從新改造的，
這話就對我們而發。難道他們以為
我們不再是奧斯特里茨的勇士嗎？
以為我們把過去的能力失掉了嗎？

它叫我們在刀和恥辱中選擇一項；

自然，我們的選擇是無需乎踟躇的。
因此，讓我們馬上就跨過尼門河去，
讓我們打進那廣大而枯瘠的國土，
在那裏照樣的散佈着我們的光榮，
而這樣的訂定了和約，就一定可以

使俄羅斯在這五十年來所陰謀的，
對於歐羅巴的事情的各種的把戲，
從此就無所施技！

仲夏的黑夜來到了。他們搭起了露營，開始睡覺。

憐憫之精靈

遠邊有人在說話。

年歲之精靈

這就是俄羅斯方面的相反的宣言，
在這裏，祇有我們的耳朵纔能聽見。

風中傳來的遠方的聲音

拿破侖對於我們的帝國所懷着的
隱祕的惡意時常使我們感到不安，
而叫我們祇好放棄了和平的政策。
既然這一個人身上的侵略的野心
已經把我們逼到無可奈何的地步，
我們所以就召集起了盛大的軍隊，
一方面向最高的主宰呼籲祈告着，
一方面就派出我們這軍隊去抵當
拿破侖的侵犯。——各位士兵，各位軍官！
要防衛着你們的生命，國土，和自由。
我幫着你們。上帝會降罰於侵略者。

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裏會說出「自由」兩個字來，我聽了真是非常奇怪的！

仲夏的白天來到，太陽從右面升起來，把這陣地照得很清楚。在那高丘上可以望到尼門河至直達數哩之遙，而此刻，河水正在早晨的陽光中閃耀着。河上架好了三條臨時的橋，法蘭西的大隊人馬正從樹林裏走下來，向橋邊走去。

他們唱着，喊着，向空中丟着軍帽，又念着那宣言裏的零星的語句，他們的兵器在太陽光中閃爍。他們走到那三條橋邊，把隊排得狹一點，開始走過橋去，步兵，馬兵，和礮隊這三者都有。拿破侖已經從他那過夜的營帳裏走出來，到了前面的高地上；他站在那裏，用望遠鏡望着他的軍隊開出去應戰。達符，奈伊，繆拉，烏底諾，阿克塞爾將軍，愛勃列將軍，納爾朋和其他的一些人都圍繞在他四邊。

這是一個熱得昏悶的日子，皇帝在從一隻喘氣的小馬移到另外一匹馬上去的時候，他自己

也深深的喘了一口氣。輕騎隊，步兵，和礮隊已經過去，現在在過去的是沈重的馬匹，它們的閃光是比河水還耀眼的。

一名使者走進來。拿破侖看着送來的文件，他皺了皺眉頭。

拿破侖

英吉利的首領們至今還不肯把

西班牙國王約瑟夫的政府認爲

是那地方的「新興的王朝」的政府；

他們是祇肯承認菲迭南德！——我要

到莫斯科，再從那裏派出援兵去。

法蘭西是寧可再打五十多年的

狼仗，而不願意仍讓布爾朋族的

君主去統治着這不安的西班牙……

（他眼睛裏有一道光在閃耀。）

但是，現在剛算開始的這個偉大的工程，將來的目標卻是在印度；那個地方，纔是我打算根本推翻了不列顛統治的關鍵。我祇要打到莫斯科，使俄羅斯首先屈服，再要打到橫河流域去，便是輕易的事了，我可以從底弗里斯方面得到很多幫助。祇要經一次法蘭西帝國的武力的干涉，大不列顛的在印度方面的商業的控制，就完全可以破壞了。……誠然，像這樣的一個東方計劃確是太大了，不過我也能辦到。

一個人固然是不會時常有打仗的能力；
不過我總還有幾年好幹！

憐憫之精靈

他爲什麼要去？
——

到他們回來的時候，將不是軍容壯盛的
隊伍，而變成喧擾混亂的一羣，而且有的
甚至會不再回來了。

年歲之精靈

我把這原因告訴你。

以前所看見過的那一種超自然的光輝，奪了太陽的光，使上天的密旨的纖微或神經像看得見的微風似的顯現出來，這些纖微或神經透入着一切東西，分枝到整個軍隊中，連拿破侖

也包含在內拿他們來造成了它的複雜的機構。

拿破侖（突然陰沈起來）

已經進行的事是一定要進行了，那一種
在羅諦橋上催動着我的力量，至今還是
不管我願意不願意的在催動我；而且是
時常違反着我的意志的……我何以在這裏？

——是有一種不可動搖的力量在支配着我！
這無非是歷史在利用我，來織成它那個
時間的巨網，而叫我在裏面湊一個腳色；
除了這一點，是再沒有一些旁的意義了。
不錯，戰爭是我的職業，無論那裏發生着

戰事，他們總是要把我的名字標在上面！

自然的光輝回來，天意的機構消失了。拿破侖騎上馬去，在他的人馬後面下了山崗，走向那尼門河邊。他臉上顯着種陰沈的顏色，嘴裏哼着一枝小曲。

馬爾勃羅出去打仗了，

Miron t n, miron ton, miron ta ne, (註 1)

馬爾勃羅出去打仗了，

不知道幾時纔能回來。

〔拿破侖和隨侍軍官們下場。〕

災禍之精靈

多謝他陛下這樣的提了我一個頭。

(唱)

馬爾勃羅先生已經死了，

Mironton, mironton, mirontaine.,

馬爾勃羅先生已經死了，

已經死了，而且已經埋葬了！

不久之後，已經縮小到像一個傀儡一樣的拿破侖的人形，又在下面的平原上，在他那一行人的頭上出現了。他騎在馬上渡過了那條搖動的橋。自從早晨起，天氣變得陰暗，這種黑暗現在差不多把河流那邊的遠遠走去的軍隊包裹着。風雨起來了，帶着雷聲和電光，河水變成鉛灰色，全場被傾盆大雨所遮蓋着。

（註一）這無非是歌曲的疊唱，無甚意義可尋。

第二景

桑達·馬爾達之淺灘，薩拉曼加

我們是在西班牙，在同一個夏季的七月的夜裏，空氣非常炎熱而且昏悶。在黑暗中，我們可以聽到託爾麥斯河水打在淺灘上的聲音，這淺灘是在場上的前景附近。

在左面的灰暗的北方的天上，電光閃耀着，顯出了那地方的崎嶇的山嶺。從山頭上傳來了兵士的腳步聲，斷續的，不規則的，像是被下山時的障礙所阻隔着，同時也彷彿爲了他們離開着還有好一些路。在右手的山頭上，在河水的那一面，是閃動着馬爾蒙所帶領的法蘭西軍隊的營火。閃電愈來愈密，中間還夾着雷聲；有一些粗大的雨點掉下來。

一名哨卒站在淺灘近旁，在他站的地方過去一點，是一間灘上的屋子，那小小的屋子是向大

路和看客開着。那屋子祇有一盞提燈，裏面約莫有半打的英吉利輕騎兵，一位軍曹，和一位伍長；他們是馬巡隊的一部分，他們的馬匹是縛在入口邊。他們坐在一張長檯上，像是很鄭重的在等待着什麼，祇偶爾互相喃喃的說幾句話。

雷雨的聲音增加着，直到把淺灘和下山來的軍隊的聲音掩蓋了過去，使它們顯得比以前更遠了。那名哨卒剛想躲到那小屋子裏去，他突然在黑暗中發現了兩個女性的人形。

達爾比亞克夫人和普列斯科特夫人，兩個英吉利軍官之妻，走上場來。

哨卒

打仗的地方，就一定有女人；有女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麻煩，（聲音放響）那邊是誰？

達爾比亞克夫人

（向她的同伴）我怕我們一定要老實說出了我們是誰。（向哨卒）朋友們！

哨卒

過來，報出口令來。

達爾比亞克夫人

啊，我們不知道呀！

哨卒

那麼，你們退回去吧。惠靈登爵士定下了嚴厲的規則，行爲不端的女人是不准混到軍隊裏來的，這原因就是，她們時常被敵人僱用着來當探子。

普列斯科特夫人

親愛的老總，我們是英吉利女人，要回到薩拉曼加去，因爲迷了路，所以遲了。我們需要一個地方躲躲風雨。

達爾比亞克夫人

如果必要，我也可以告訴你我們是誰。——我是達爾比亞克夫人，第四輕騎隊參將的太太，這位夫人是第七快鎗隊的普列斯科特隊長的太太。我們是到克里斯託伐爾找我們丈夫去的，可是

到了那邊，軍隊卻已經開掉了。

哨卒（不相信似的）

「太太！呵，現在是不成了！我以前也聽到過這些高尚的稱呼；可是我現在是不大相信了。不是「太太」，大概是用W打頭的另外一個字（註一）吧——好太太，你們今天夜裏要到薩拉曼加去是很難了。你們會一路上被人盤問着；如果你們說不出口令，你們就會毫不客氣的給打死。」

普列斯科特夫人

那麼你一定肯告訴我們，這口令究竟是什麼？

哨卒

啊——你們有沒有充足的錢來買這個口令呢？在風雨裏這樣的候着，政府卻祇給這一點兒餉銀。你們能出多少啊？

達爾比亞克夫人

六個「貝色達」。

哨卒

親愛的，那很好。我時常是心地很慈善的。來吧。（她們走上去給了錢。）今天夜裏的口令是『美爾卻斯特尖塔』。等到天晴了，這個口令就可以把你們帶到城裏去。你們用不到穿過淺灘去的。你們可以在那個小屋子裏暫時躲一下。

當那兩個女子走向小屋子去的時候，步兵的足聲慢慢的來到淺灘邊；而這淺灘上，爲着大雨，潺湲的水聲是更響了。那兩個人走進了屋子。輕騎兵好奇的望着。

達爾比亞克夫人（向輕騎兵）

朋友們，法蘭西兵是要比你們運氣得多呢。你們要濕淋淋的穿過淺灘打上去，他們倒祇消乾燥的在阿爾巴的橋上退卻好了。

馬巡隊軍曹（從瞌睡中醒來）

那些鬍鬚兵乾燥的退卻嗎？親愛的，再也不會呢。那臨着阿爾巴的橋的堡寨裏還駐紮着一隊西班牙的守衛兵。

達爾比亞克夫人

有一個農夫告訴我，可是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他說，他看見西班牙兵已經退出了，倒反由敵人在那邊駐紮了一隊守衛兵。

那位軍曹很匆忙的叫了兩名兵士過來，他們一聽到吩咐就立刻上了馬，跑了開去。

軍曹

親愛的，如果這話靠得住，你倒幫了我們一次很大的忙了。不過惠靈登爵士聽到了這消息，他恐怕未見得會相信吧。……怎麼，不知道我的眼睛有沒有看錯，太太，你彷彿是達爾比亞克參將的夫人哪！

達爾比亞克夫人

是的，軍曹。我是跟着他到這裏來的，想來你一定聽到說起過；是住在薩拉曼加。我們迷了路，又着了這一場大雨，所以要找一個地方躲一下。

軍曹

太太，當然可以。一等到分隊已經過來，風雨又停止了的時候，我就可以派一個人送你們回去。

普列斯科特夫人（焦急的）

軍曹，你可聽到說起，明天會不會發生戰事嗎？

軍曹

會的，太太。從各方面都可以看得出來。

達爾比亞克夫人（向普列斯科特夫人）

咱們的消息已經可以使咱們安然的通行。那六個「貝色達」可真化得冤。

普列斯科特夫人（悲傷的）

這我倒不大關心，我是關心着把孩子從愛爾蘭帶出來的事。馬上就會發生的戰事真使我害怕呀！

年歲之精靈

這就是她將成爲寡婦的一種預感呀。
明天，在薩拉曼加，無需等到傍晚時候，
她就會發現她丈夫躺在死人堆裏了！

那一些步隊現在是已經來到了淺灘邊。颶風更增加着它的力量，溪水更兇猛的流着；可是那幾隊步兵卻開始在穿過來。閃電連續的起着；那灘上的屋子裏的一盞暗淡的提燈，因外邊的火光而更顯得慘白；這些火光打着正在渡河的步兵的刺刀，又在起着水沫的溪流上照耀着。

憐憫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老天向這片古舊的土地撒着火花，
又拿雨水浸濕這一帶散亂的泥沙；
這一帶泥沙拿一件灰黃色的外衣，
掩蓋着這一個古舊的薩爾曼底加。
行進的軍隊一隊隊的開拔了過來，
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這種風吹雨打，
是上天故意來仿效着人類的紛爭，
給予這種紛爭以一種譴責的刑罰，
所以這樣的撒着火花。

自從在古羅尼亞經過了一場狠打，
我們所看見的這眼前的一隊人馬

是已經受了無數的恐慌，可是他們卻還是勇往直前的一點也不害怕，在這樣穿過河水，踏過灘上的泥沙，

又冒着這猛烈的火花。

整個英吉利軍隊都已經漸漸的渡了過來，可以隱隱的聽到在走上對面的高崗去的脚步聲，閃電還在照耀着，全場慢慢的消失。

（註一）這個字應是“whore”，意爲「娼妓」。

第三景

薩拉曼加之戰場

那戰場——一片高低不平的多沙土的曠地——是伸展在一片七月的午後的酷熱的陽光下。在左面的前景中，是矗立着一座枝出的，像天幕似的山崗，這山崗是叫做小阿拉貝勒山，現在是由英吉利軍佔據着。在後面，比較接近一點右方，是有一座同樣的比較大的山崗，那就是大阿拉貝勒山；那山頂上是駐紮着正在發動的法蘭西砲隊，法蘭西大將馬爾蒙，拉古薩公爵，就站在那上面。在向右面過來一點，在同一個平原上，是散佈着法蘭西軍的各分隊。再向右面過來，在很遠的地方，在羅德里戈鎮的大路上，一陣灰塵飛揚着，就是表示英吉利的輜重隊正在向那方面找尋安穩的躲避處。至於薩拉曼加城本身，以及那城邊的託爾麥斯河，卻是在看

客的背後。

在那座近在眼前的較小的山崗的頂上，可以看到惠靈登正拿着望遠鏡在望着託米愛爾帶領的法蘭西分隊，這分隊是和法蘭西軍隊的中部分離了的。在他四周圍是站着許多副官和其他軍官，都在興奮的猜度着馬爾蒙的戰略；他彷彿是以爲英吉利軍正想向前面說起的，德里戈鎮的大路上退卻，所以儘量的在把軍隊調到那邊去。

英吉利的司令官從他站着的那個地方走下來，走到了一座牆邊的角落裏，在那裏，已經胡亂的放着一桌飯菜。有幾位軍官已經在那裏吃了。惠靈登坐也不坐下去的稍稍吞了幾口，從新走回去，又用望遠鏡向那戰場像以前一樣的望着。法蘭西礮隊打過來的彈子在四邊掉落着。他的副官菲茨羅伊·桑麥塞特走進來。

菲茨羅伊·桑麥塞特（匆忙的）

法蘭西兵現在的行動是有很大關係的——

大人，他們是大批的在調動到左邊去了。

惠靈登

我剛纔也看到了；可是不知是什麼動機。

（他不再望着了。）

馬爾蒙的軍事天才現在是完全沒有了！

惠靈登一下子收攏了他的望遠鏡，他叫了幾個副官過來，把他們派下山去。他走到了牆背後，又吃了幾口東西。

（向桑麥塞特）菲茨羅伊，現在正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啊！

（向他的西班牙隨員）我親愛的阿拉伐，馬爾蒙根本沒辦法了！

菲茨羅伊·桑麥塞特

他以為我們方面並不真想對他們攻擊，所以拚命的想要去包抄着我們的退兵。

惠靈登

是的；他想用礮火來把我們的退兵圍住。爲着這目標，他所以把託米愛爾的分隊儘量的調到左邊去；他根本就沒有想到，像這樣一來，他的左翼和中部軍隊間的相互的聯絡，就整個脫離了。這樣子很好；他們方面的疎忽當然是我們的機會呀！

那些副官所傳出去的號令是達到了，幾個不列顛軍的分隊在大阿拉貝勒山邊和旁的一些地方在穿過法蘭西的前線去。法蘭西兵用子彈向他們灑着；但是一個由派克帶領的英吉利

師團卻已經向阿拉貝勒山上的較近的法蘭西兵攻打着，那些法蘭西兵便向下面空隙處的英吉利兵用重礮還擊。

微風向法蘭西方面吹，把灰塵和從英吉利的移動的軍隊裏傳出來的煙氣撲在他們臉上；同時，他們眼前還有猛烈的陽光在閃耀。

馬爾蒙和他的一行人是坐在大阿拉貝勒的山頂上，離小阿拉貝勒山上的惠靈登祇有半個礮彈擊射距離那麼遠；他也像惠靈登一樣的用望遠鏡望着。

謠言之精靈

馬爾蒙顯得是完全看清楚了他敵軍的整個的計劃，他繼續不斷的派出了副官，一個個的派到那遙遠的樹林的邊境上，去鼓勵着他所派出在那個地方的軍隊，

去幫忙着託密愛爾帶領的孤單的隊伍現在，要把他重新召回來，是沒有可能了。惠靈登騎上馬去，把他的貝肯漢找了來，他從右方衝到了這個廣大的競鬪場上，在馬爾蒙的陣線的左方突然的顯現着，看準託密愛爾的分隊乘人不備的襲擊。

當他發現了敵人的真正的戰略的時候，馬爾蒙便馬上親自來到那危險的地點，而且立刻就受傷倒下了！——波奈騎上馬去，繼續的擔任了馬爾蒙的總指揮的責任；他已經看到了不幸的託密愛爾的分隊，

此刻完全被貝肯漢所阻攔住，正在那裏跟英吉利的第四軍和第五軍努力作戰；除了這一種威脅之外，勒·馬爾桑手下的輕騎隊，卻又由斯塔普爾登爵士會同的帶領着，向他們攻擊過來，使他們的損失不一會之後又增加到了極可怕的程度。

科登受了傷倒下了。貝肯漢的衝鋒馬隊還是一往直前的向着敵人猛力追撲着；那邊，託密愛爾卻已經中着鎗彈陣亡了！

憐憫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一羣戰馬經過，撥得遍地塵土飛揚，

這馬隊的威力震撼着敵人的山崗；

勒·馬爾桑還拿着他的銳利的刀鎗

猛烈的攻打對方的陣地！

半合唱隊二

一粒子彈突然嚇嚇的飛過了空間，

剛巧就打中在勒·馬爾桑的腹肚邊，

他就跟託密愛爾一起到地下長眠，

他的猛攻也竟前功盡棄！

同時，戰事是集中到了中央的空隙處去，惠靈登從英吉利兵所佔有的阿拉貝勒山上下來，到了那地方。

戰事越發的猛烈起來。科爾和萊斯已經受了傷；隨後，那指揮着葡萄牙兵的貝雷斯福德也倒

了下來，給擡了開去。在法蘭西方面，受傷的有繼續馬爾蒙擔任指揮之職的波奈，馬納，格羅賽爾，和菲萊，那最後一個傷勢非常的重。

而不是英吉利方面佔着優勢，忽而又是法蘭西方面佔着優勢。惠靈登看到緊要關頭是來到了，便傳令派着他的後備軍。這些生力軍挽回了全場的局勢，法蘭西兵便把大阿拉貝勒山放棄。

他們的混亂的大軍退到了樹林裏面，就不再看見；正當黃昏逐漸來到的時候，英吉利兵已經站立在山頂上，而望見遠方的平原上有退卻的敵軍的鎗斃的火光在閃耀。在接近的前景中，有幾個黑暗中的模糊的人形在談着話。

惠靈登的聲音

我看樣子早知道他們馬上就會逃走的！

一副官的聲音

福瓦還算有秩序的退到了那樹林裏去；
莫居納想殺一條路到阿爾巴的橋邊去。

惠靈登的聲音

那麼快一點派兵向淺灘那邊追過去啊；
祇有這一方面，纔是他們的可能的出路；
那條河流是成半圓形的把他們包圍着，
我們正可以拿他們像一堆草似的完全
攔在一把鐮刀的彎鉤裏。

副官的聲音

現在已經遲了。

他們已經在阿爾巴那地方走過橋去了。

惠靈登的聲音

這是不可能的。卡羅斯的鎗礮可以從那堡牆上向他們攻打的。

副官的聲音

不久以前從那邊

傳來了一個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消息：據說卡羅斯已經把他的守衛隊撤退了，阿爾巴的橋現在倒給法蘭西兵佔領着。

惠靈登的聲音

真見鬼，他這種舉動簡直是違抗軍令了！這是怎麼發生的？這消息幾時纔聽到的？

副官的聲音

幾小時之前，有幾個女的傳來了這消息，

可是大家還不大相信。

惠靈登的聲音

已經發生的事情

是沒有法子補救了，本來我們簡直可以拿他們一網打盡。

一將軍的聲音

大人，雖然有這個疎忽，

可是我們這一仗還是很成功的。……您知道

達爾比亞克總兵的太太今天跟着她的

丈夫一起在前線上嗎？

惠靈登的聲音

真有這個事情嗎？

這一定是蘇珊娜，這個女子我是認識的——是威賽克斯人，而且長得也算相當漂亮……不過，像這一種冒險的行爲，是總會造成意外的事情的。——當法蘭西兵退卻的時候，我看到在那下面來來往往的徘徊着的，可不是就是她嗎？

另一軍官的聲音

大人，那個女的不是她，

那是第七軍的普列斯科特隊長的太太。這些年輕的女人時常會在無可希望中，還不肯心死的希望着！——在太陽下山時候，她發現她的丈夫是已經打死在那裏了；

天黑了，我們纔把他們兩個全弄了回來。（註一）

惠靈登的聲音

啊，我真是替她難受。不過我覺得婦女們在後方陪伴她們的丈夫固然是不要緊，可是跑上前線來，卻多少有點不像樣子！

那在談話的人形不見了；當那戰場越發變得模糊起來的時候，那相當的平靜是被從城市方面傳到的六絃琴和響板的愉快的音調，和其它一些慶祝惠靈登的勝利的歌唱聲所打破着。人民跳着舞，從那城裏出來，這娛樂一直繼續到半夜裏纔停止，於是黑暗和沈默便把所有的地方都統治着。

年歲之精靈的半合唱隊一（縹緲的音樂）

空間和時間是什麼？
我們可以憑着幻想的通靈術
看到那片廣大的俄羅斯戰場；
將看到這些軟木樹和橄欖樹，
換上了枯瘦的無花菓和赤楊。

半合唱隊二

雖然那個俄羅斯是遠在天邊，
跟這個南方的半島是隔離着，
可是這半島上的猛烈的塵煙，
卻跟那在北方密佈着的戰雲，
實際上應該認為整個的一片。

合唱隊

馬爾蒙的驛使像是一隻燕子，
我們不妨跟他一起朝北飛去，
飛過山陵，飛過水流，飛過谿谷，
飛過日耳曼和波蘭人的國土！

在黑暗中起了一種像有什麼東西閃過空間的聲音。

（註一）原註：『作者沒有法子知道這個不幸的婦人和她的孤兒後來究竟怎麼樣。——（前面這個附註是在這劇本初版時就加上去的，它被這位婦人的一個後輩看到了，便告訴作者說，她後來另外嫁了一個人，住在，並且死在威尼斯；她的兩個孩子都長大了，而且過得很好。——一九〇九。』

第四景

波羅諦諾之戰場

這是一幅從前進到俄羅斯都城去的法蘭西大兵上面的空中望下去的，在莫斯科西面七十哩的波羅諦諾地方的鳥瞰圖。

我們是朝東面望着，對住莫斯科和那攔住了到莫斯科的去路的俄羅斯軍隊。已經在我們背後沈下去的晚夏的陽光散佈在整個場面上，這是一片大部分都空曠着而未經開墾的土地，祇偶爾有着一些赤楊樹。拿破侖的軍隊是不久之前纔來到這地方，正搭起營帳來準備過夜，有幾支落後的軍隊卻還沒有來到。前面的步哨隊裏的鎗聲時時刻刻在空中響着。皇帝的營帳是在前景中，在許多衛隊中間的山谷裏。一些副官和另外一些軍官在外面談着話。

拿破侖上場來，他跨下了馬，向他的隨從說了幾句話，便走到了營帳裏去。隔了一些時間。在這時候，太陽沈了下去。

馬爾蒙的副官法佛里野總兵走進來，他是剛從西班牙來到的。一隨侍軍官走到拿破侖的營帳裏去替法佛里野通報着，這時候，那位總兵卻在對外面的人談着話。

一副官

我想，那邊一定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吧？

法佛里野

馬爾蒙已經在薩拉曼加地方打了敗仗，

而且還受了重傷——這是我要報告的消息！

沈默從拿破侖營帳裏傳來了一陣咳嗽聲。

誰這樣的用咳嗽聲來把這平靜破壞了？

副官

是皇上。他近來老是這樣整天的咳嗽着。

法佛里野總兵被引到了營帳裏去。稍稍停頓了一下。隨後，裏面傳出拿破命的粗糙的聲音來，而且一點點的更響了。

拿破命的聲音

我從這些報告裏看得出來，如果馬爾蒙能够不去理睬英吉利和西班牙的軍隊，他們也就會從薩拉曼加自動的撤回去，決不向我們挑戰的——這就對我們有利了！

我們就決不會吃上了這樣厲害的敗仗；這次敗仗，是比西班牙方面的任何一次敗仗，都更使我們丟臉！

法佛里野的聲音

陛下，我也這樣想。

拿破命的聲音

是他自己要打的，他想趁約瑟夫還沒有來到的時候，就自己趕先搶了這個頭功！

法佛里野的聲音

不過兵士們是非常的忠心於您陛下的，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替您効勞的熱忱，是足够抵得過一位大將的許多過失了。

拿破侖的聲音

你說吧，他爲什麼不通知最高的指揮者就這樣動起手來？這就是一個不受命的重大的罪狀，一切不幸都是種根於此的……

祇要時間選擇得相當，我們就可以打勝，可以使英吉利的援軍毫無辦法的溜走，而從此，他們在西班牙方面的擾亂，也就不會再使我們擔心了。到將來，我倒真要自己去會一會這個如此厲害的惠靈登！

馬爾蒙這班人已經顯然不是他的對手……

他還這樣說：『祇要我還能夠繼續指揮着，我就一定可以在傍晚時候使這場戰事

完全換過一個形勢，而拿敵人全打退的。
真可惜，六個禮拜的周密的計劃，這結果
是已經看得準準的，竟會在一下子之間，
就完全給毀了！——（諷刺的）真的，祇有這句話纔顯得
他們的確是非常聰明！這樣說法，我們倒
還應該稱贊他的行軍的周密和神速呢！……
不要緊，我明天可以在莫斯科的河岸上
補救了他在阿拉貝勒山邊所犯的錯誤。
我要看看，我將怎樣的對付這些英吉利
用金錢從全世界的各處地方收買來的，
俄羅斯的烏合之衆，看他們怎樣的收場……
再見了。你現在可以退出去休息一下了。

法佛里野重新從營帳裏出來，走了開去。德·波賽上場。

德·波賽

箱子已經來了——已經給擡進去了沒有啊？

一軍官

擡進去了，將軍。現在是放在那外帳裏的

一個屏風後面。可是我們還沒有把這個

報告皇上知道呢。

〔德·波賽走進營帳去。〕

在模糊的談了一會話之後，皇帝突然聲音響了起來。幾分鐘之後，他出現在營帳的門邊，後面跟着一名手裏捧着幅圖畫的僕役。皇帝臉上顯着動感情的神色。

拿破侖

替我拿一張椅子出來，把這個放在上面。

德·波賽拿着一張椅子重新從營帳裏出來。

叫他們大家看看。我要我那些軍隊裏的

孩子們來看看我家裏的孩子的這一幅

肖像畫！他們看了一定會覺得非常高興。

這樣放法光線非常好。

他由德·波賽幫助着把那幅圖畫張好在椅子上。這是一幅年幼的羅馬王的肖像，正在玩着「杯球」戲，而那球上卻畫成了地球的樣子。站在近旁的軍官們都被這張肖像吸引了過來，

隨後，就是站在較遠的軍官和兵士也都跑上來，直到那地方聚集了一大堆的人。

讓他們排隊走過。

可以讓他們全看見。讓舊衛隊首先走過。

舊衛隊被召集了來，叫他們在這幅肖像前面走過；隨後又叫其它的隊伍同樣走着。

兵士們

皇帝萬歲！
羅馬王萬歲！

當那些兵士們已經走過而且退開，德·波賽也已經把那肖像拿掉了的時候，拿破侖正要重新回到他的營帳裏去，但是對面俄羅斯陣地卻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拿起望遠鏡來向對

面望着。

貝西野爾與拉普進來。

拿破侖

我看到有一些奇怪的人在他們軍隊裏
慢吞吞在游行，他們是誰呀？

貝西野爾

陛下，這些是

他們城中全體的教士，穿好禮服，手裏還
拿着神像，據說這是有着神異的魔力的。

拿破侖望着。俄羅斯的教士們在已經武裝好了的軍隊中經過，手裏拿着聖像和其它宗教的

儀仗。俄羅斯軍隊在聖像面前跪着。

拿破侖

啊，他們大概是感覺到自己的力量不夠，所以不得不拚命想叫神力來幫忙他們。我雖然不是一個神學家，可是我很知道，像他們這樣的辦法實在是最不合理的，因為戰爭這件事，不管是侵略或是防衛，在本質總是異教精神的，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跟基督教的整個信條格格不相人！

貝西野爾

陛下，這目的是在鼓動他們瘋狂的勇氣。

拿破侖

他們還是把老年的庫圖淑夫叫醒了。——

拉普，你料想明天戰事結果如何？

拉普

勝利的；

不過一定打得非常猛烈。

拿破侖

我也這樣想着。

場面黑暗下去，露營裏的火光血紅的照着，法蘭西軍營裏的火光是近在眼前，俄羅斯軍營裏的是在半中間排成了一長條，把一帶耀眼的光射在天上。到黑夜更深更靜的時候，使祇聽到法蘭西兵的歌唱和嬉笑的聲音，和他們敵人方面的遲緩的唱聖詩的聲音混和着。

那兩大羣人慢慢的都睡去了，這地方什麼都沉靜着，祇除了綠色的柴火的爆裂聲；這聲音，當人聲沉默了的時候，像還是在顧自己談着話。

第五景

同上

黎明把全景照亮着，太陽火紅的升上來。現在，那廣大的戰場是顯得很清楚了，它的崎嶇的地面是由那條從斯莫連斯克通到莫斯科去的大路平分着，這條大路正從看客的眼光下面一直伸展到最遠的天邊。這曠野同時還由卡羅查河穿過，這是從右中部的前景一直流到左中部的背景，跟前面說起的那條道路造成了一個十字，交叉處正是在半中間的波羅諦諾村的地方。

在那村莊背面，俄羅斯軍隊很密接的駐紮着。法蘭西的駐兵也是非常的密，他們在中間，在卡羅查河上，有着一座歌伐爾諦諾砲臺。拿破侖，他照常的穿着那件青灰色的軍服，白的背心，和

白的皮袴子，是和貝爾底葉以及其他一些隨侍軍官一起駐紮在這個地方。

啞場

時間是在六點鐘，法蘭西方面的一聲礮響宣佈着戰事已經開始了。起了一陣鼓聲，右中部的軍隊，在清晨的陽光裏閃耀着，由奈伊和達符帶領了衝到有礮壘保障着的俄羅斯的陣地去。法蘭西攻進了這些礮壘，在那裏，有一個瘦小的人，巴格拉欣將軍，卻從俄羅斯軍的右翼帶了一支分隊來，堅決的拿敵軍趕了回去。

賽密諾夫斯科葉是一處緊對着法蘭西右翼的高地，是由俄羅斯軍佔領着。有幾萬的礮隊，步隊和馬隊向它猛烈的攻擊，但是還不能把它打下來。

在拿破侖和他的幾位大將之間，時常有一些副官在穿過尖銳的鎗礮聲和飛揚的煙灰來來去去。皇帝踱着，用望遠鏡望着，走到了一張橈子邊，坐下來，喝了幾盞烈酒和熱水，來平復他的。至今還很劇烈的傷風症；這病症，是可以從他的紅的眼睛，僵硬的鼻子，他行動時的那種風濕

病的態度，和發號令時的粗糙的聲音上覺察出來的。

憐憫之精靈

他是這樣的演出了他的殘酷的滑稽戲，

他以爲這是他的責任……他是在說些什麼？

謠言之精靈

他說這就是當初奧斯特里茨的太陽啊！

俄羅斯軍不但沒有被趕出了他們的礮壘，倒反派兵向法蘭西方面進攻着。但是他們終於不得不退回來，因爲巴格拉欣和他的參謀部長已經受了傷。拿破侖懷着熱望似的喝着他的烈酒，又傳下號令去，叫他的軍隊更猛烈的向那中央的大礮壘攻擊。這號令被執行了。那礮臺邊起了一陣廣大的屠殺。而在戰場的其它方面，那些行動也不像是

在打仗，而像是有幾千人在作互相的殘殺。情勢是有時候這方面得利，有時候那方面得利。

年歲之精靈

你們瞧吧，這些人都是些造物的傀儡，
像受到魔力，不由自主的在那裏執行
上天的意旨，這決不是他們每個人的
分別的意旨，而是一個整個兒的機體；
這是一個興奮的錯綜，一個忿怒的網，
把這裏的這麼許多人完全都包含着。

憐憫之精靈

在這裏統治着的這一種驚人的恐怖，
甚至使那醉眼朦朧的指揮者，都覺得

這一場戰事的醜惡！

謠言之精靈

繆拉卻在那裏說，

在今天這個期待了這麼長久的日子，
拿破侖的軍事天才顯然已經減色了。

從那礮臺頂上作着的轟擊已經停止。法蘭西兵已經到了裏邊去。俄羅斯兵退到了後方，在山頂上堅守着。波尼亞託夫斯基猛烈的攻擊着他們。但是法蘭西兵是已經精疲力盡，祇能退回。到未開戰以前的陣地。因此，這場戰事是毫無結果的停止了。太陽沈下去，那敵對的兩方面的兵士都回去躺下休息着。拿破侖在他的許多軍官中間回到了他的營帳裏，黑夜降下來。

大地之魂

這一股硝石的氣息和遍地的血腥
竟使我也感到自己的氣息的齷齪！

譏刺之精靈

這是一位乳母所必然有的煩惱呀。

謠言之精靈

真奇怪，就在這營帳裏，也沒有當時

像奧斯特里茨似的歡樂！（指着拿破侖的營帳。）

憐憫之精靈

你們看呀——

那些人是在瘋狂中呻吟着，在叫着

同伴們把他們打死，免得再受痛苦；

孩子們在喊着母親，老兵在詛咒着

上帝和人類。還有那麼許多受傷的馬匹，也都痛苦得在顛動着，在想要扯掉了它們的笨重的鞍駕，在發出這樣一陣混亂而驚心的鏗鏘聲啊！——

年歲之精靈

不要再說了，趕快把這帳幕扯攏吧。

夜深。

第六景

莫斯科

前景是一片在城中的不規則的古舊的街道堆裏的廣場，四周圍呈現着形式雜亂的建築物，亞細亞的形式是比歐羅巴的形式更佔着優勢。一座龐大的，三角形的，白牆的堡壘，是在背景中的山崗上，矗立在教堂和彩色的屋頂上面；最受注目的東西是一座高塔，有一個金色的圓頂，這就是伊凡塔。莫斯科伐河正在這堡壘的雉堞下面流過。

一陣觸耳的車輪的轆轤聲從一些亂石子的街道上走近來，中間還夾着不斷的揮着鞭子的聲音。

啞場

旅行車、大馬車和行李車，上面載滿了圖畫、地毯、玻璃器、銀器、瓷器和漂亮的衣服，從城裏滾着出來，後面還跟着一大串的步行者，他們都在肩上背着的最珍貴的所有物。有些人背着生病的親屬，東西是不要了；做母親的背着她們的孩子。有些人趕着他們的牛、羊、山羊，使交通阻滯着。可是同時也還有些居民卻顯着冷淡而詫異的樣子，一堆堆的站在那兒互相問着話。一個瘦小的人，生着雙尖利的眼睛，騎着馬經過，各處發着嚴厲的號令。

憐憫之精靈

那邊有個人這樣不安定的到處跑着，衣服像一位將軍，眼光尖銳得像鳶鳥，混在這一大堆混亂而瘋狂的人羣裏；到處發着命令，催促着這遲緩的百姓，

刺激着這些已經受够了刺激的人心；他把恐慌的消息散佈到每份人家去，報告着就在眼前的許多不幸的事件——
這個人究竟是誰呀？

年歲之精靈

他是羅斯託普欽，

他是這裏的市長，他的名字將奇怪的
一直傳流到以後的許許多多年歲去！

謠言之精靈

他的方法是奇怪的，他會用這種方法
也是非常奇怪的；他叫大家都儘量的
貯藏起一些容易着火的東西來，叫把

所有的抽水筒全毀掉，叫大家都準備

多量的發火的火把——這就是他的辦法！

當俄羅斯的民衆已經向東面走了過去之後，從波羅諦諾退回來的俄羅斯軍隊也穿過了城，停也不停的走到鄉下去。他們大部分都是靜默而沉重的走着，雖然也有許多軍人離開了隊伍分頭去搶劫着東西。

當他們重新聚集了攏來，又走了出去之後，有一個奇怪的，滿臉傷疤的老頭子騎在馬上經過，他有着一副狐狸的神色，粗大的項頸和頭部，駝背的身體。他是庫圖淑夫，四周圍繞着他的軍官們。在離開一點的地方的別一些街道和橋樑上，奔尼格森將軍，巴爾克萊·德·託里將軍，多赫託羅夫將軍，也都帶了他們的分隊同樣的經過；受了重傷的巴格拉欣是坐在車輛裏；其他的將軍們也都像一羣秋天的候鳥似的排成了一行悲涼的隊伍走過。後面，便是米羅拉多維支所帶領的後衛軍。

後面是來了另外一種的行列。

現在看到的是一大串載着傷兵的車輛，也跟在軍隊後面走出城去。他們的衣服上都留着已經乾了的血跡，他們的傷處的繃布是跟汚血凝在一起了。

這遷徙着的一羣人大部分都走上了到符拉提米爾去的大路。

第七景

同上 城外

前景是一座靠近斯莫連斯克大路的山崗，叫做「敬禮山」。

從這裏望去，那座城，和它的河流，它的花園，它的詭異的圓屋頂和尖屋頂的建築，呈現着一種華麗的景像。這在西方人的眼中看來真是座美觀的城，它的無數屋頂在九月的陽光下閃耀着，在這些屋頂的正中間，便是那沙皇的克命林宮殿。

拿破侖，繆拉，歐什尼，奈伊，達呂，和其餘的皇家侍從都騎着馬，走上這小山來。法蘭西軍的前衛已經在這小山腳下列好了戰陣，而長行的大軍卻伸展在後面較遠的地方。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停頓着，對莫斯科望着。

拿破侖

哈！我終於來到這裏了。這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他向四周圍望着他的軍隊，它的人數現在是祇有當時快樂的渡過尼門河來的時候的四分之一了。

是的，不過是時間問題……現在亞力山大怎麼說！

達呂

陛下，這一仗是儘够抵過了薩拉曼加的失敗！

達符

那邊有多少圓形的教堂屋頂矗立在天上啊！
陛下，這個地方的人們的靈魂一定是腐敗的，

所以需要這麼許多教堂來修補！

拿破侖

那是當然了……

（向繆拉）請你馬上趕到那邊，把這種混亂先彈壓下去，

（向杜拉斯奈爾）你也馬上去跟那地方的當局們開一次談判，

叫他們可以不必再這樣的恐慌了，對他們說，

我對於被征服的國家的人民，向來是用一種

寬容的態度來管理的。我在等着城門的鑰匙；

城裏的官吏們來投降，我一定可以很客氣的

接受着他們的。歐什尼，你要去把守好左邊的

那一座通到彼得堡去的城門。達符，你的責任

是去把守那座當中的通斯莫連斯克的城門，

我們打算就從這一座門進去。

前鋒隊的聲音

莫斯科！
莫斯科！

在眼前的就是莫斯科城。我們就可以休息了！

這呼聲就連最後面的，曾經到過除了倫敦之外的歐羅巴的所有都城的老兵們也都聽到了，儘是在許多軍隊裏響應着。同時還可以聽到一陣陣的鼓掌聲，像滾滾的波濤似的；許多步兵走到高地上去，看着這副景象，同時在他們的刺刀上面揚着軍帽。

軍隊開始開上去，拿破侖和他的一行人離開了『敬禮山』向城裏那面走去。

那許多軍隊還沒有走完，白天已經過去，灰暗開始統治着；忽然，一些消息傳到了後方，頗引起了不安。這消息是從前鋒一點點的傳過來的。

護刺之精靈

這便拿破侖所夢想不到的樂極生悲呀！

謠言之精靈

他們說的，這城裏並沒有有一位地方長官拿着城門的鑰匙來向他們表示着降服！街道上荒涼的，所有的屋子都封了門，四周圍都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祇有他們自己的礮車在隆隆的滾着的聲音，以及他們自己的步兵在行軍的聲音了。

「莫斯科變成一座空城嗎？真是奇怪的事！」——
可是他馬上就又聳了聳肩膀，輕蔑的說：

「原來俄羅斯人是用這個法子來打仗的！」

正在這時候，繆拉來到了克侖林宮門邊，他發現那大門也一樣的關着。打了進去，裏面也是像街道上一樣的什麼也沒有，祇除了幾個幽禁在那裏的不幸的犯人。這地方彷彿中了一種魔術似的變成個像已經睡了一世紀的，絕無人跡的去處。

拿破侖，跟在繆拉後面，又重新出現在那座城的前面，不久便又不再看見。他已經走進克侖林宮去。

停頓片刻。在伊凡塔上有一件東西慢慢顯現出來。

謠言之精靈的合唱隊（縹緲的音樂）

你可看見在那個他辛苦的搶來的城上，
有一個瘦小的人形顯現着？那就是上帝！
就連吃驚的烏鴉也伸出了它們的翅膀，
在天邊飛翔着，已經把它們的老巢拋棄。

場面慢慢的黑下去。

半夜的天懸掛在城上。在克侖林宮那面的北方的黑暗中，顯出了一件東西，起首像是一顆淡黃的，兇險的星。它慢慢的大起來。差不多同時的，一陣東北風刮着，那道光跟着風勢忽隱忽現，顯得是起了火，不久，這火勢便大得可以把鄰近的建築物的前景都照亮了，而顯得是在向着克侖林宮延燒，這宮殿的對着火光的堡牆從黑暗中顯得光耀起來。

同時還看到別的許多地方也都起着火。所有的火災都變得更劇烈，有幾處已經連在一起，變成了一個龐大的火爐，煙氣一直衝上天去，照亮了很遠的地方，而把屋子照耀得如同白晝一

樣。火焰已經達到了克命林宮，向它的牆上撲着，但是還沒有使它燃燒起來。爆炸聲和噼噼聲時常可以聽到，同時還隱隱可以聽到被火燒着的人們的叫喊聲。大片的着了火的篷布在風中像氣球似的飄揚。還沒有被燒死的雄雞啼着，它們以爲太陽在升起來了。

第八景

同上
克侖林宮中

是一間有一張牀的房間，拿破侖不久以前就在這張牀上睡過。時候還沒有天亮，外面的火災的光在狹窄的窗上照耀着。

拿破侖已經穿好了衣服，但是穿得很雜亂，而且沒有刮過鬚髭。他驚惶的在屋子裏上上下下的走着。在他身邊有戈蘭果爾，貝西野爾，和其他許多他的衛隊裏的將軍，他們都迷惑而沈默的站着。

拿破侖（坐在牀上）

不，我是不走的！放火的無疑是他們自己。天哪，他們到現在還是像野蠻人的樣子！

新任的市長莫爾諦野進來。

莫爾諦野

陛下，這些火焰是根本沒有法子抵禦的。我相信，一定是這些卑鄙的莫斯科居民，知道我們在這時候一定不會有所防備，便故意在城裏放起火來，使外界以爲是我們自己放的火，而把我們疲乏的軍隊和您陛下完全都燒死！

拉里波瓦西野爾將軍，一個年老的人，走進來，走近拿破侖身邊。

拉里波瓦西野爾

風是越刮越大了！

陛下，您願不願意讓一個老頭子，讓一個對您這樣忠心的人來說一句坦白的話？我所要說的話就是：您老是這樣的逗留在這裏，是對於您自己，您的軍隊，和我們大家都有着莫大的危險；照目前這情形，我們祇有趕快找尋安穩的辦法，以免得吃一個意外的大虧。

繆拉，歐什尼親王，和奈夫沙德爾親王進來。

繆拉

陛下，現在沒有辦法，是非離開不可了。我們的屋子下面還有許多很大的炸彈埋着，同時在這裏外面，我們的礮隊的輜重也一點防衛都沒有。

拿破侖（陰沈的）

辛辛苦苦奪來的地方，總不肯輕易讓掉！

一衛隊的聲音（在外面）

克命林宮着了火了！

他們互相望望。拿破侖衛隊裏的兩位軍官和一位翻譯官走進來。俘虜着一名俄羅斯的警士。

第一軍官

這個人在宮裏放火，我們把他抓住了；而且是當場就抓着的！火雖然是暫時已經給撲滅了，可是以後會不會再起火卻說不定。

拿破侖

你們去問問他，

是那個混蛋叫他放火的。

第二軍官

陛下，他說這是

他們的市長羅斯託普欽伯爵叫他放的。

拿破侖

這樣說來，就連古舊的克侖林宮也都在他們的兇惡的計劃之內呀！把他帶出去；馬上拿他鎗斃了做個榜樣給別人看看。

若干衛隊帶了他們的俘虜走到下面的院子裏，不到幾分鐘之後，一聲毛瑟鎗響着。同時，火焰是爆濺得更響了，他們在着的那房間裏的玻璃窗震動着，又零零碎碎的掉下來。

放火的事還沒有停止，而我們也不知道

以後還會鬧出些什麼亂子來；我們走吧。

既然這地方吃了虧，我們就到彼得堡去——

我非要幹一手不可。

那些大將軍喃喃的說着話，又搖着頭。

貝西野爾

陛下，我要請您原諒，——

我們全都知道，這樣的天氣，這樣的時間，這樣的軍需，道路，準備，心境，全是不能讓我們輕易去嘗試這一個非常的冒險的。

拿破侖還是陰沈的一句話也不說。貝爾底葉進來。

拿破侖（淡漠的）

啊，貝爾底葉。又有了什麼壞消息嗎？

貝爾底葉

陛下，

現在有了消息，知道敵軍在什麼地方了。那個狡猾的庫圖淑夫，先是儘往東面走，像是要把他的全部軍隊都一起帶走到符拉提米爾去，可是到了里亞贊大路上，卻突然向南面拐了彎打算要繞着圈子，兜過了莫斯科，從新兜到卡路加那裏去，以便攻擊我們的後方，截斷我們的歸路。

繆拉

這又是一個不能去打彼得堡的理由！
無論他們用什麼辦法，我們總得要打退
這支軍隊，安穩的從斯莫連斯克退卻到
立陶宛去。

拿破侖（跳進來）

我必需行動！我們還是離開吧，
要不然，這莫斯科將成爲我們的墳墓了。
希望上天降罰於這一場戰事的主使人——
是他，是俄羅斯的大臣，他把自己卑賤的
出賣給英吉利，纔煽動起這一場戰事來。——
亞力山大和我全都是受了這個人的累！

幾位將軍顯着不信任的神色，但是一句話也不說，戈蘭果爾聳聳他的肩膀。

現在別多說了，你們聽着。歐什尼和奈伊，你們帶領着你們的分隊馬上就走上那兩條通彼得堡和斯威尼加羅德的大路，達符的分隊走那條斯莫連斯克的大路，而我自己卻要退到貝特羅夫斯科伊去。來，我們走吧。

拿破侖和他的將軍們走到門邊去。在離開之前，皇帝停下來向後面望望。

我很害怕，也許這一件事情，

就是我將來許多的不幸的事情的開端……

我本來打算到了莫斯科之後要好好
的安息一下，而現在，這夢想卻又化爲烏有！

〔拿破侖和各位大將同下。〕

煙霧更濃密起來，把全景遮蓋住。

第九景

從斯莫連斯科到立陶宛的大路

季節已經快來到冬天。觀點是在高高的雲堆裏，這些雲層跟着風勢忽離忽合；從那裏看去，大地顯得祇是一片混亂的廣場。

憐憫之精靈

我們在什麼地方爲什麼我們會在這裏？

大地之魂

是在我的一片荒涼的園子上面。這園子

現在是差不多除了陰寒之外一無所有，它的名字是叫立陶宛。連我自己也不懂我們爲什麼會來到了這個無論在地上或是在空中都無從施行法術的地點來。

年歲之精靈

這原因慢慢會知道的。在我們腳下面的那些忽分忽合的，不定形的雲霧，不一會就會把我們在這地方所要看見的東西顯現出來了。

憐憫之精靈

我在這下面還看到了一些

最原始的樹木，松樹和赤楊樹——這些樹木

居然也會在這一片枯瘠得使別的生物無從生存的地上活下去，卻也是奇怪的。

年歲之精靈

你們在那遼遠的大地邊，看見那從東面
向我們這裏移過來的東西是些什麼呀？

憐憫之精靈

有一件像是毛蟲似的東西，這樣蠕動着，
像非常吃力似的，在一點點的走向這邊
來了。……這遠望過去像是一個整個的東西，
但實際上卻不是一個，而有着許多個體——
這究竟是什麼呀？

年歲之精靈

這就是以前的那一枝
盛大的軍隊，他們被無形的主宰催迫着，
從那空無所有的莫斯科悄悄的退出來；
同時還帶領着他們的一大串的隨軍者，
男子，女子，和孩子，都混成了雜亂的一堆。

憐憫之精靈

爲什麼要這樣逃奔呀？

年歲之精靈

使者們，你們說吧。

司書使者一（平易的低聲調子）

這就是以前佔領了莫斯科的軍隊，
像以色列人似的受着命運的支配，

祇能在這一片荒地上狼狽的引退！

使者二

它本來是向達魯諦諾的路上逃亡，後來卻又轉到亞羅斯拉維支地方，在那裏受到襲擊，使祇能再度遠颺。

使者一

他們不得不重新回到波羅諦諾去——
那地方曾替他們博得這樣的榮譽，
現在卻在那裏等待着加倍的恐怖！

使者二

他們這樣的來到了斯莫連斯科城，
在那裏胡亂點一點飢，便繼續爬行，

直爬到季節漸深，天上有霜雪降臨。

從天上飄到軍隊上去的是一片雪花。後來又一片片的掉下來，直到那跟着秋季的色彩而改變的景像越顯得混亂了，一切都顯着怪誕的灰白色。

那條毛蟲似的東西還是在慢慢的走近來；但是這東西不但不因爲走近來而顯得慢慢的大，卻反一點點的縮短了，而隨時在它走過的地上剩下一些從它自己身上掉落的小東西，這些東西不久就被雪花所遮掩着，變成了路旁的小小的白斑點。

年歲之精靈

這些小東西都是沿路倒斃的兵士，現在是被白色的雪花所掩蓋着了。

在這行近來的東西的兩邊都長着荒涼的松樹；成羣的烏鴉在他們頭頂上跟着一起前進，準備去啄取倒斃的人的眼睛。雪下得更緊了，成塊的掉在人身，差不多連搖都搖不掉。天彷彿跟地面接在一起。前進的人形很快的紛紛倒斃着，不久，就馬上變成了白色的墳墓。

我們是有着更靈敏的聽覺和視覺，但是那地方卻還是沉靜得沒有一點兒聲息。整個自然像已經啞了。除了鞭打着受不起風霜的傷馬的聲音之外，便什麼都聽不到了。

越走越近，同時也越顯得清楚起來。在樹林裏的蔭路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俄羅斯軍隊也跟法蘭西軍隊平行的在移動。當法蘭西軍隊來到了克拉斯諾葉的時候，他們就被一隊隊披着外套的哥薩克兵所圍繞着，他們都拿着有十二呎光景長的，像大針似的長矛。法蘭西軍隊的前部在穿過鎮市去；後部卻被步隊和砲隊所攻擊着了。

憐憫之精靈

那個帶領着軍隊前來襲擊的，白帽子的，

獨眼睛的，臉上都是傷疤的，奇怪的老人，我彷彿還有點認識呢。

年歲之精靈

他就是庫圖淑夫：

那被不斷的攻擊着的，便是密歇爾·奈伊。這兩位將軍真好算得是堅強的對手了！庫圖淑夫像年輕了十歲，定要把侵略者完全殲滅，而在這裏結束了我們的戲劇，他努力想要把波納巴特殺死或是搶獲。不過他畢竟是老了而且離死期不遠了；因此這近在眼前的希望卻竟未能實現。

拿破侖自己也混在那一羣人堆裏，穿過雪花步行着，身上披一件皮大衣，手裏拿着一根笨重的手杖。後面一點，可以看到奈伊也跟在後部的軍隊裏。

在這正式的軍隊後面像有一根尾巴似的東西拖着；他們慢慢走近來，顯得這尾巴便是一羣混亂的隨軍者，男的和女的都有。這一堆整個的雜亂的東西來到了前景中，卻被攔在大路前面的一條大河所擋住了。兵士們的衣服也跟隨軍者一樣完全變得破爛不堪，有的披着破衣服取暖，有的裹着被鋪和帷幔，有的甚至穿着裙子和其它各種女子的衣服。有許多人卻已經被飢寒逼迫得快要發狂了。

但是他們祇好動手幹着逃命的準備，開始在河流上架起一座橋來。觀察點降到地面上，接近着那事件發生的地點。

